

美术史与观念史

范景中 曹意强 主编

V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南京师范大学“十五”“211工程”资助项目

HISTORY
OF ART
AND
HISTORY
OF IDEAS

美术史与观念史

范景中 曹意强 主编

V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术史与观念史 / 范景中, 曹意强主编.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81101-661-1/J · 72

I. 美... II. ①范...②曹... III. 美术史—世界—
文集 IV. J11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4198 号

书 名	美术史与观念史(V)
主 编	范景中 曹意强
责任编辑	郑海燕 许珊珊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mail	nspzbb@njnu.edu.cn
照 排	江苏兰斯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 092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45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1101-661-1/J · 72
定 价	88.00 元(V、VI)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目 录

奥托·库尔兹撰 缪哲译

东西方的衔环狮脸/ 1

缪 哲

跋库尔兹《东西方的衔环狮脸》/ 28

阿兰·施纳普撰 李晓愚译

遗迹、纪念碑和废墟：当东方面对西方/ 47

傅汉思撰 麦静虹、黄虹译

中国和西方有关诗画转换的观点/ 69

Martin Powers

China, Roger Fr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ism/ 94

Julia Andrews, Kuiyi S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rt History and Japanese Impact
on the Republican Art World/ 106*

张晨风

从黄宾虹花鸟画之源流析其临摹观念/ 155

孙 瑜

古画中的新价值：文人艺术和中国画学研究会/ 169

郭苏晨

郭若虚的家世、生平和交游:对陆心源与索佩尔
相关研究的再检讨/202

斯特曼撰 陈一梅译

收藏与鉴赏/222

吾 宵

《格古要论》版本及其研究/225

汤宇星

冒襄及其艺术交往与收藏/237

薛龙春

王宠的人生经历和书法风格解析/279

孙 静

墨兰的风格演变和流派/322

东西方的衔环狮脸

奥托·库尔兹 撰 缪哲译

参观考古收藏的外行，听专家讲某无头或无肢的像代表了某神，或一段损甚剧的残片表现的是希腊神话某冷僻的场景时，他会盯着解说牌，一副惊诧、激赏和虽不甚信然也愿闻其详的复杂的心情。但来博物馆参观的人，即使最无知者，在见到图 1 所示的罗马青铜狮脸时¹，他的心里头也能不困难地补足它的所缺。他会不迟疑地说，这狮子的牙齿间，以前是吊有环的，现在没了。在步经任何一大洲任何城市的街道时，他都见过这样的门拉手，或曰门扣，可无虑数百回。

这狮头与圆环的组合，虽是不起眼的艺术形式，但和古希腊时一样，它今天还活得好好的，单单这一点，就足以逗动我的心，要朝它那漫长和[如我们将看到的]延绵了约 2 500 年的不间



图 1 贝特谢安出土的青铜狮脸，
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

断的历史,投下哪怕是粗略的一眼了。²

这狮头和摇环的组合是古怪而匪夷所思的,它到底怎么个来路,我们不清楚。但我们知道公元前七八世纪,安纳托利亚的青铜器皿上,常饰以牛的、格里芬[神话中的狮身鹰首兽]的或狮子的上身;同是这些器皿上,又每配有可提的转环。合两者于一体,也不怎么牵强而费周章;在乌拉尔图[Urartu]和弗里吉亚[Phrygia]的一些器皿上,我们的确见到动物的头和吊环,由那固定于牛两角间的用于穿环的搭扣组合到了一起,^①虽不浑然而有机,可毕竟接上了^②。³

颇可一想的是,最初匠人们拿给世界的,或是鼻的中隔被穿环的牛,在其土生土长的村里,他们一定见过这情景。后人则拿另一种有力的、更威风的动物——狮子——替代了牛。但不幸的是,今天无一丝证据可支持这纸面的重构;尤有甚者,艺术的历史是很少或绝不遵循这逻辑之次序的。^③但有一点却是事实:匠人们试遍了各种解决的方法,而至少有那么一回,狮头获许钻出了圆环。⁴

① 译者注:这初见于安纳托利亚的牛头环,并未随狮头环的出现而消失。在公元前7世纪中,它传入西部的弗里吉亚,由此进入爱奥尼亚海岸地区[见 A. Foutwangler, *Olympia*, Berlin, 1890, Nos. 869 ff.],又迟于公元前6世纪末,它融入了伊斯特里亚艺术[见 De Rider, *Louvre Bronzes*, 2, 28, No. 1530, pl. 72]。晚至希腊化时代,犹时有牛头环母题的遗例[见 Cornelius, *Small Sculptures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62, No. 3, 1966, fig. 23]。

② 译者注:其实物图见本书《跋库尔兹〈东西方的衔环狮脸〉》一文。

③ 译者注:如作者说的,这纯粹是推测。现有遗例中,似未有牛的鼻中隔被穿环的例子。穿环的部位一般在头上,除牛头外,还往往有豹子头[见 A. Foutwangler, *Olympia*, Berlin, 1890, pl. 924 和 de Ridder, *Bronzes trouves sur l'Acropole d'Athenes*, p. 47, fig. 18]。又除了头上穿环的形制外,还有“鸟状的塞壬[Siren]胸前或颊下穿提环”的样式,在古典时代曾广见于整个地中海地区[我觉得这一形制,似更能启发“狮首衔环”]。这种衔环起源于叙利亚北部[但有人认为这母题也起源于乌拉尔图,见 K. R. Maxwell Hyslop, *Iraq* 18, Pt. 2 (1956) 151]。这一母题的研究甚多,仅举两例: P. Amandry, *Objets orientaux en Grece et Italie*, *Syria* XXXV, 1958; Oscar White Muscarella, *The Oriental Origin of Siren Caldron Attachments*, *Hesperia*, Vol. 31, No. 4, 1962。

古代

这门拉手的最古的遗例，是奥林索斯[Olynthus]出土的。⁵ 这城毁于公元前 348 年，那青铜的狮脑袋，想必当时已很古旧。由风格看，它近于公元前 5 世纪物，一圈曾被切当地比作“火焰棕榈饰”的毛，环绕着那风格化甚剧的脑袋，兽嘴里大而沉的环，则用作门的拉手。⁶

类似的门拉手，古代谅必不胜数计。见门就想起狮子，已习为故套，故匠人须表现临街的门时，就着意表现狮的脑袋，让它的意义清晰，不含混。如伯斯科雷阿莱[Boscovale]一罗马时代的庄园里，有以建筑为环境的壁画[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①画家画门时，就刻意给门配了常见的衔环的狮头，让人可开闭它的两扇门。⁷

即使尺寸甚小的铸币的背面，刻模手也尽量展现这基本的细节。当尼禄自负地宣称帝国终于太平、雅努斯庙的战争门[Belli portae]已被关闭时，^②匠人为表现这一幕，就刻画了门扇上不可少的狮头拉手。⁸ 还有，当一早期基督教画家须表现耶稣复活的奇迹时，其最近便的方法，也是画出圣墓那半开的门，再配以带狮脸的拉手[图 2]。⁹

从圣墓这里，我们就由阳宅进了阴宅。那得使送丧者进入坟墓的

① 译者注：其实在罗马时代之前的伊特鲁里亚艺术中，石棺上就出现了狮脸衔环[见 F. de Ruyt, *Charun, Demon etrusque de la mort*, Brussels, 1934, No. 27]。

② 译者注：出征的罗马军队有一些迷信，如穿经罗马雅努斯神庙时，便有怎么走吉利、怎么走不吉利的讲究。罗马最著名的雅努斯神庙，是 Janus Geminus，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雅努斯神龛，呈方形，造以青铜，前后皆有门。按照传统，罗马处于战争时，门就打开；平时，门就关上。据李维的《历史》，努马·庞皮里乌斯[Numa Pompilius，公元前 7 世纪]至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 1 世纪]时代，仅有过两次闭门的事。关于 Janus Geminus，可参见：Valentine Muller, *The Shrine of Janus Geminus in Rom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47, No. 4, 1943, pp. 437—440. 关于 Janus 神庙的门，可参见：Clyde Murley, *The Gates of Janus*,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46, No. 5, 1951, pp. 239—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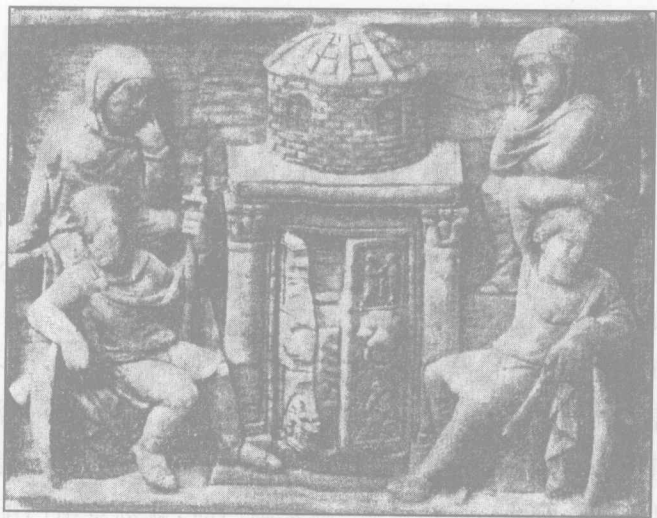


图2 圣陵,基督教早期牙雕,伦敦大英博物馆

门,样子自然得像个门,并有合于时样的、可拉动的门拉手。¹⁰

在一些例子里,门扇上的狮脑袋乃至拉环都是石头上雕出的,但把这样的石门分作“真的”、“仿的”两类则太理性化。巴尔米拉[Palmyra]的一只带浅浮雕“狮环”的大理石门也仍是可开启的,故人可走进墓道里,虽然门环是样子货。¹¹

见于骨灰瓮、葬祭台、石碑和石棺上的“冥府之门”,也都有房门的样子,并多配有传统的门具,以此来表现阴间的入口。¹²狮子以前常用作墓葬的纪念碑,是这形成的原因之一,¹³但无可置疑的是,狮头拉手的风行得归因于“以阴宅为阳宅”的观念。梵蒂冈观景楼[Belvedere]一公元1世纪的罗马墓祭坛上,就有手把门环的两胜利女神推门的一幕。¹⁴

冥府门之有狮头者,又见于罗马的墓碑¹⁵与石棺。¹⁶但大多数例子中,是不见那阴间的门的。它被裁缩了,只剩它在人们心里的基本的要素:两颞间穿有拉手的狮头。这广见于不同阶层、不同材料的葬棺上,不以异教徒的为限。

一种流行甚广的样式,是筒状的“擦身器面”棺[之所以有此称,是它布满了擦身器形的槽]。常见于其上的,是两只咬着假门环的硕大的狮头,这头往往是棺的装饰;¹⁷但有时候,它们也与整套的酒神故事的画面并出,¹⁸或与另一类著名墓棺的花缆搭配。¹⁹

没错,这些墓棺多源于异教,但用作永恒的安息地,罗马的犹太人并无抵触。在托洛尼亚[Torlonia]庄园犹太人地墓的墙上,似绘了一口这样的棺。地墓的另一个角落里,则有它的母本,即大理石石棺的残块。²⁰

就采纳这种类型的棺而言,另一宗教团体的步子也不慢。在巴尔米拉,这发生于公元 2 世纪,有个颇富生气的雕塑流派,当时正勃兴于那里。这也是带狮脸的希腊石门被采纳的时代。²¹

在佛罗伦萨的圣三一[S. Trinita]教堂中,可见一早期的基督教墓棺,上有“牧羊者”像^①,夹狮脸的中间;在 15 世纪,这墓棺曾被转用为 Giuliano Davanzati[卒于 1444 年]的墓碑。²²我们甚至还见到了一早期基督教雕刻家在造石棺的画面。某个姓 Eutropos 的人曾把他本人刻画于自己的石棺上:那是他手拿一柄凿子、正给狮头落下最后一凿的情景[图 3]。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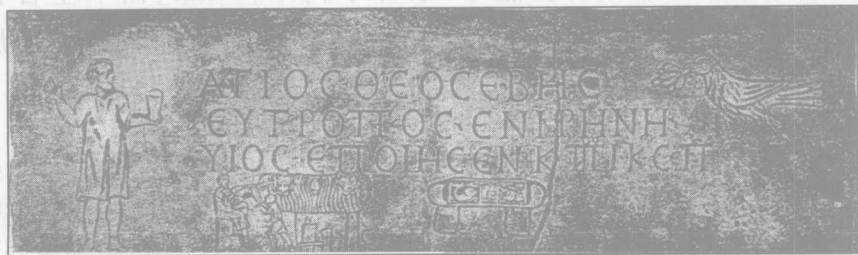


图 3 墓石版

① 译者注:指基督。

这种石棺可见于罗马帝国的全境,但采用铅质的棺材,似是仅限于叙利亚的。它们偶也配有狮脸的拉手,但环却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能够被拉动;与别的装饰一样,它们皆出以浅浮雕。²⁴

带铁器件的木棺,是罗马帝国巴勒斯坦省与叙利亚省的特产。这回,它有了确实能被拉动的环。古代带环的狮脑袋大多出自世界的这一角,^①如我们开篇见的那只[图 1]。²⁵木头朽了,但青铜的器件还在,还常跟着生锈的铁钉子,这原是固定拉手于木棺的。²⁶虽然很久以来,人们就知道它的所出,但立名还是不严谨:称之为“门拉手”或“门扣”。但话说回来,它也不像你设想的那样是石棺把手的祖宗,它只是后裔。

Goodenough 从这狮脸里,用心找出了一种潜藏的犹太象征——在他眼里,有哪一样不是犹太的象征呢?——但如 Avi-Yonah 先生评论 Goodenough 的书时指出的那样,这些狮脸和衔环“在整个古代世界被用作棺的把手”²⁷。它若是宗教的象征,则必可一体地见纳于异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更不要说那崇拜巴尔米拉的 *dii minorum gentium* [弱小氏族的神明]了。^② 同样不服人但说来好听的,是赫拉波洛[Horapollo]《圣镌象形文》[*Hieroglyphica*]中的解释,^③这也是古文献中所见的仅有的解释。按赫拉波洛的说法,庙中的狮脑袋是警惕的象征,因“醒狮的眼闭,睡狮的眼开”²⁸。

古代残存的带环的狮脸中,以饰于内米[Nemi]湖卡里古拉[Caligula]船上的最有名[图 4]。1895 年,蛙人找到了一组这样的铜脑

① 译者注:指狮脸衔环的实物。

② 译者注:巴尔米拉[Palmyra]是叙利亚的一个绿洲城市,旧约上称“达莫”[《王下》9.18;《代下》8.4]、“他玛”[《结》47.19; 48.28]或“棕榈城”[《士》1.16; 3.13;《代下》28.15],是短命的棕树帝国的都城。273 年,罗马人在奥勒留皇帝时代灭了该国。现在该地尚有雄伟的柱廊废墟。这里疑指巴比伦崇拜的 Baal,即《旧约》常提到的“巴力”,其主庙就在“棕榈城”。

③ 译者注:Horapollo 的拼法不怎么恰当,做人名时应拼作 Horapollon,公元前 5 世纪一操希腊语的埃及人。其著作 *Hieroglyphica*,按中文标准的翻译应作《象形文字》,但根据该字的字源,我译作《圣镌象形文》。

袋,计有狮头三、狼头二,手艺皆精好。1929年,湖水抽干了,船得以救捞[可惜为时甚短],这青铜器的数量,就因此增到了狮头五、豹头一和狼头四。

在这里,我们头一回遇上一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而非批量生产的器件;他不仅拒绝重复自己,又单塑了每个头,乃至狮脑袋也避免了单一。²⁹内米湖狮

头的迷人是难以言表的。它们缺少古风狮头那令人敬畏的威严,称之“写实”也不真切。它们的表情似近于人的,远于狮的。艺术家显然沉迷于头上的凸与凹和松而多毛的皮,又

尤沉迷于那有力而鼓凸的眼眉。它会让你想起一段稍晚的文字,即马可·奥勒留皇帝《沉思录》里的话,他说有的东西不美却吸引人,所举的例中,有低垂的熟谷穗、野猪嘴淌的白沫和——这就尤与我们在谈的有关了——“狮子那多皱的皮”。

船上有这豪奢的装饰,必非当时之常例。³⁰狮脸——偶还有别的兽脸——做青铜器的拉手,我们不觉得吃惊,我们吃惊的是所见不多而已^①。³¹



图4 发现于内米湖的青铜狮脸, 罗马国家博物馆

① 译者注:指遇见的实物不多。

自所罗门以来,君王的御座也饰有狮子。它是威仪的古老象征,只是到古代的晚期,那一长列的执政官三联像的 sella[官椅]上出现带环的狮脸[图 5],这才取代了那守卫的狮子。³²

这魅力如此难以抗拒的艺术形式,罗马文明边疆的“野蛮人”倘不仿抄,那才叫怪。哈本登[Harpenden]镇[在赫德福郡]—公元 1 世纪的墓的出土物中有一只木桶,其青铜提手的形状,就一准罗马的母样,但要沉、要大,故更为实用。狮子也被换作凯尔特匠人更熟悉的动物——马。他用嵌入珊瑚的方法去装饰马的鼻孔,这是晚期拉坦诺[La Tène]^①艺术最爱用的材料。³³



图 5 阿纳斯塔西乌斯皇帝,牙雕双连画局部,515 年,巴黎国家图书馆

中世纪

最后一例中所代表的凯尔特传统,还延续于爱尔兰。那里发现的一青铜小圆碟上,有一动物的头。它并不属于具体的动物物种,但看样子是意在狮子。它两颞间挂了一环,环上装有短链和另一更大的环。兽的眼珠由红珐琅瓷嵌成。其本来的用途虽不得知,然年代被断于“9、10 世纪之交”³⁴,这样说来,它就属于一个不再信异教的世界了。这动物的口部上刻了张人脸,这显然暗指《诗篇》的句子:Salva me ex ore leonis[救我脱离狮口]。

中世纪教堂门的长长的狮脑袋序列,始于艾克斯-拉-沙佩勒[Aix-la

① 译者者:La Tène 是法文“浅滩”的意思,指瑞士 Nuechatel 湖东侧的一浅滩,一著名的铁器时代的考古地点,为欧洲凯尔特人铁器文化的标志之一,年代约为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

Chapelle]的查理曼巴拉丁礼拜堂[Palatine Chapel]之门上的著名的门扣。³⁵加洛林王朝的匠人们,凡事是以古传统为法的,这里也一样。从此以后,狮脸就成了中世纪教堂大门的组成部分;我们与之遭遇的次数之多,竟甚于那众多罗马式[Romanesque]大教堂的把门的石狮。³⁶在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门上,狮的两颞间有一人像,俄语的铭文称狮子是“吞噬罪人的地狱”之象征。³⁷这青铜门是从德意志输入的,而后来[13世纪]的Susdal的门,则是俄罗斯工艺的土产,它们也有带环的狮子。³⁸门拉手以狮形为最多,但人头代狮头的例子,也偶或有之。³⁹在有的地方,教堂的门拉手意味着避难的权利,凡碰到门环的人皆被予以保护^①。⁴⁰

和古典的遗产一样,中世纪将狮头既用作门拉手,也用作不同器具的装饰。⁴¹在《不同类别的草纸页》[*Schedula diversarum artium*]中,僧人Theophilus不仅给了技术的指南,还给了常有如何装饰一物件的建议。所以一个漏锅上应表现“狮首,其口上挂有环,插手指入其中可以把它[狮子]搬走[caput leonis, in cuius ore pendeat anulus, per quem inserto digito portari possit]”⁴²。从中我们不仅得知了中世纪的术语,还晓得它不寓有象征的含义。

广见于古典墓棺的假狮子门扣,中世纪并未抄袭,弗雷德里克二世在巴勒莫[Palermo]的斑岩棺虽是例外,但也适见其为通例而已。这棺中的古典之灵感,是望而可晓的。⁴³

伊斯兰

“狮子咬着门扣的环”,伊本·哈姆底斯[Ibn Hamdis]写阿尔及利亚

① 译者注:之所以有这个作用,或许是中世纪有以教堂门为天堂之门象征的观念,上述的诺夫哥罗德教堂的门,也曾被赋予这样的意义。参见:Margaret English Frazer, *Church Doors and the Gates of Paradise: Byzantine Bronze Doors in Italy*,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27, 1973, pp. 145—162.

贝贾亚[Bejaia]—宫殿的美时,曾说了这样的话。他的《颂歌》[*qasida*]作于 11 世纪末或 12 世纪初。⁴⁴

“咬门扣”的狮子流布了多远,从一张把我们带到伊斯兰世界之东鄙的微型画里望而可晓。这里我们不再满足于语言的描述,那画[图 6]会帮我们想见那装饰着防御甚严的大门上的两颗巨大的狮头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一张微型画,出自于拉希德·哀-丁[Rashid ad-Din]之《世界史》的“伊斯坦布尔手抄本”,年代自回历 717 年[公元 1317 年]起。⁴⁵到后来,狮形的门扣就用得少了,各种装饰取代了这让人反感的动物形象,但在也门犹太族的民户里,这门扣似几乎用到了今天。⁴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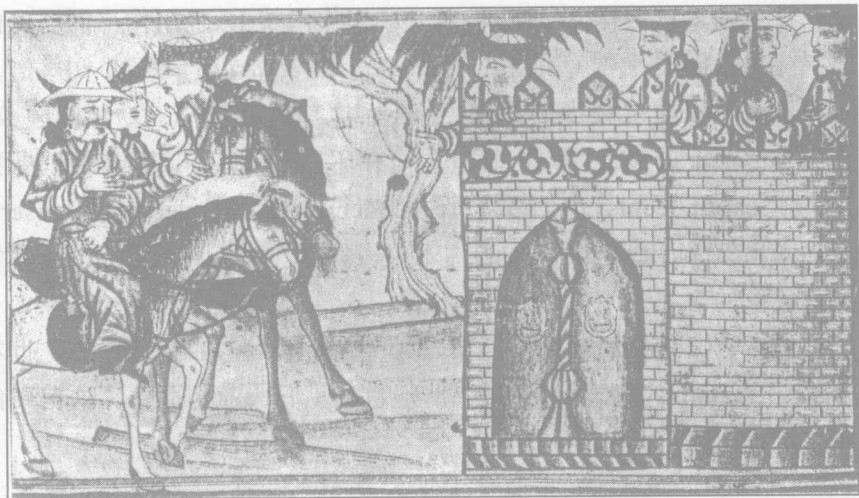


图 6 拉希德·哀-丁《世界史》中的微型画,1317 年,伊斯坦布尔

在小件的艺术品中,用这拉手往往是例外,就我们遇见的少有的几例而言,其形状都不够正统,安卡拉 Etnografya Müzesi 有一盏回历 679 年[公元 1280—1281 年]Sejuq 时代的青铜灯,其状为三个高突的牛头,前额皆被破开,里面各垂下一链来,底端吊着灯。⁴⁷

伊斯兰艺术品中唯一一见有狮头拉手的一组,是带装饰的多边形青铜

白;这是波斯人的手笔,年代为 12 至 13 世纪不等;⁴⁸ 许多藏馆皆可见之。但即使在这里,拉手也略异于传统的形制,因严格地讲来,那拉手是装在狮头之后的;在少数几例里,头的下面复有一只圈。⁴⁹

我们已注意到古典古代和西方中世纪艺术中的一共同现象:将狮头的把手用于大门,人们很随性,但用于器具或工具,就有点不情愿了。兽王适宜给雄伟的建筑把门,用于小物件则不太相称;但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这态度就改了。

文艺复兴与现代

吉贝尔蒂[Ghiberti]给佛罗伦萨浸礼大教堂[the Baptistry]造的第一组青铜门上,饰有老式的带环的狮头,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或许不多。⁵⁰ 中世纪教堂大门的传统之式微可见于下面的事实:狮子由那显赫的地位,被贬斥于门里侧一不显眼的地方;然它毕竟是在的,可知在当时人眼里,教堂的门还少不了它。吉贝尔蒂当然不觉得它是次要的,他那堂皇的狮子[图 7]与多纳泰洛[Donatello]的《马佐可》[Marzocco]狮像、乔托钟塔[Campanile]上安德烈·德拉·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的《俄耳甫斯》[Orpheus]浮雕,是足可相伯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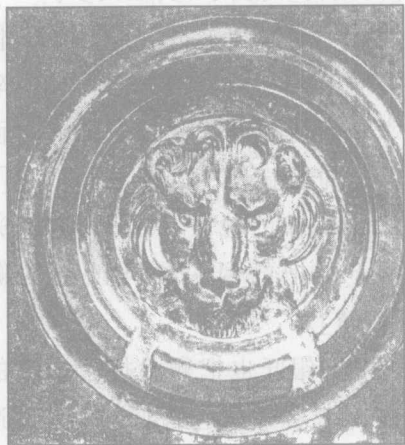


图 7 吉贝尔蒂:洗礼堂的狮脸门环

但我们不想谈艺术中的狮子,只谈那处于奴隶之地位、奉金属环给人手的百兽王。在这里,倘不是艺术家们发现,在受敬重的古典古代的遗物中,这母题处处可见,则这中世纪的传统会慢慢气绝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匠人们的速写簿里,既绘满了古典纪念碑的素描,这带环的狮子自忘不

了的。⁵¹总体上看,你可以说这是老母题的民主化。以前仅限于雄伟教堂的,如今广见于数不清的私宅。不久后,它又由旧世界被带去了新世界。⁵²在那时人看来,器具无宜与不宜,材料无贵与贱,是皆可饰以这拉手的。谁也挡不住潮流。有个文艺复兴的匠人觉得,让攥紧的人拳头握环才更有心裁,也更合情理。⁵³但没人跟随他。传统的力量太强了,一有环拉手,人们立即就想起狮头。

故我们所到之处,莫不并见这两者。我们不仅见之于其门上的老家,⁵⁴甚至见之于灶上,⁵⁵水泉上。⁵⁶一只斑岩瓶受古典的启发,那是正理,⁵⁷但用于地球仪和钟表上,就不那么理正了。⁵⁸我们见之于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家具,⁵⁹没人问这环有什么实际的用场。它只是 *trompe l'oeil* [门面货]的例子,实在太多。

单子够长了,若再添入 17 世纪荷兰的扶手椅,会被觉得太琐碎,但幸好伦勃朗也一度迷上了那上面的带环的狮脸。在给扬·路特玛[Jan Lutma]作的蚀版肖像里,他把光集中于椅把的两头模样凶狠的狮子[图 8]。⁶⁰



图 8 伦勃朗:路特玛像,蚀刻版画

金银匠也把狮脸加于所造的器物。⁶¹在犹太人造的或为犹太人造的工艺品中,狮子因与经书有关联,故别的形象要避,狮子则可。如“犹太丧葬会”[Hevrah Kadisha]杯上的狮头,即使持最严格的标准,也不会遭反对的。⁶²就武器、盔甲而言,狮子是再合适不过的装饰。但给它嘴里塞一只环,却是艺术老套战胜了常情。仅在少数的例子中,如剑的首上,它因有实际的用场,故算得有理。⁶³